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復夢
第七十四回 放風箏寄懷好友 補修禊啟訂同心

話說寶釵們才過介壽堂院門，見幾個燈籠照著平兒冉冉而來。探春笑道：「親家太太來了，咱們都在這裡拱候。」平兒笑道：「罷呀，姑太太，何苦糟蹋我呢！叫我在藏春塢好等，姑太太們曬我個老滿兒，不虧姨娘們拉著去逛，這會還坐在那兒等著呢。誰知姑太太們得了好差使，怨不得曬著咱們。」探春未及回言，寶釵笑道：「咱們是樗櫟庸材，謬膺重任，那裡及親家太太調鼎贊襄，中流砥柱。剛才實因公務羈身，不克趨侍巾櫛，明日赴轅負荆，敬聆訓示。」眾人俱吃吃大笑。平兒道：「我說了兩句，被寶釵奶奶說了一車。拉倒，咱們去睡覺，明日吃你兩個一杯酒兒，使得使不得？」寶釵點頭笑道：「使得。明兒罰我。」說畢，彼此含笑分手。平兒自去安睡不提。寶釵們來到怡安堂，此時上房已要安寢，吩咐免請晚安。眾人走如是圍往安和堂來。剛到半路，遇著聽差的瘦子來傳：「柏夫人吩咐不必過去。」寶釵笑道：「這是怎麼說呢，東跑西走，都不叫見面，鬧的腿酸腳疼，咱們到那兒去歇歇才得呢。」汝湘道：「將來夜短，竟不夠跑道兒，怎麼好呢。」秋瑞笑道：「這會兒各人回房睡覺，過半天咱們要回兩邊太太，將這晚上請安這一條兒，除介壽堂是風雨無阻照例請安外，其餘這三處須要捐免才好。」修雲笑道：「且過了這兩三天再說。這會因為乏的慌，倒站著半天說閒話。」眾人大笑。各人分手，各去安歇。次日是二月二十六日，祝府去上清明墳。探春、寶釵一早上去，接辦怡安堂總務。四堂姨娘、各職事姑娘、垂花門領著各家媳婦們，都來給兩位姑奶奶道喜。寶釵、探春彼此稱謝，各人散去。祝筠同桂夫人商酌，將瓶花閣左邊院裡那幾間屋子收拾與寶釵、探春居住，作司總之所，取名楚寶堂。請鞠冷齋書「楚寶堂」匾額，再請文師翁刻「楚寶堂」圖記印章。

自此以後，一切事務都歸楚寶堂總上商辦。竺太太搬在承瑛堂倒很安逸。桂夫人自在安享歡喜之至。祝筠同桂夫人交辦完畢，到介壽堂請早安，回明交代總務。寶釵、探春亦上來請安，稟知接辦事務。祝母大喜，笑道：「你兩個上了我的當，以後再別想回去了，我連你的太太也留著不放，同我打伙到老，又省得去幾天，叫咱們牽腸掛肚，想的發煩。」祝母正說的熱鬧，柏夫人上來請過早安。祝筠、桂夫人彼此問好、問安。此時，夢玉們亦俱到齊，站滿一屋。祝母道：「聽說菜花大盛，百花俱放。今日咱們上墳，帶著請買大姐大姐同竺、鞠兩親家到城外去看個野景兒。下午在莊子上吃了晚飯回來。」柏夫人們答應。

四堂姨娘趕著下來，各去料理祭品鋪墊、果盒點心、茶酒賞封一切應帶的物件，並擬派跟去的職事姑娘、瘦子都先到各處伺候。寶釵、探春、珍珠、惜春、修雲、夢玉又都到王夫人屋裡請安，略談幾句，散了下來，各去伺候上墳。王夫人同竺、鞠兩位太太俱在介壽堂說了些閒話。垂花門的上來說：「外面伺候齊集。」老太太聽說，邀著王夫人們離了介壽堂往外面慢慢走去。前後擁著大群散花仙女，香風撲鼻。掌珠們一堆兒擠在後面，將寶釵圍在中間。寶釵笑道：「我今日一准要活不到晚上。」芳芸問道：「為什麼？」寶釵笑道：「被姑娘、奶奶們身上的溫香聞得我骨縫兒裡都酥透了，小丫頭身上更香的利害，真是耍命。」眾人都抵著嘴兒笑。珍珠笑道：「就說的你身上沒有一點香味？」寶釵搖頭道：「我身上只有些兒土氣。」眾人一路說笑，已跟著老太太走出垂花門，伺候太太們都上了大轎，趕忙各人坐上轎子，一溜兒出了城來。只見柳絲桃紅，百花齊放，楊花飛雪，青梅如豆，燕剪鶯梭，蜂狂蝶鬧，看不盡那田家的春景。眾人各在轎內暢觀景致，聽見後面招呼道：

「老太太吩咐：『請買太太、鞠太太、竺太太、寶姑奶奶、璉二太太先在東莊去用茶，著幾個姑娘、瘦子同去伺候。』」那些跟班的連聲答應。去不多會，過了一座大石橋，到三岔路，轎馬到此分路。不言祝母去上墳之事。且說王夫人們又走了一會，來到祝家東莊，進了莊門下轎。祝府派來辦差的家人，小子早已鋪設妥當，各樣齊備。莊門外臨著小河，一帶合抱垂楊列如屏障。門裡大廳三間，廳左水閣三間。窗外盡是稻田，遠望雲山重疊，竹樹遮離，真是太平圖畫。廳之右邊亦有水閣幾間，窗臨湖面，風帆沙鳥，渺無涯際。王夫人們兩邊看玩一會，又到莊後來瞧，見是一片平坦空地，四面俱以細竹縵成短牆。

探春指道：「那邊是些什麼紅的綠的掛在那兒？」伺候的姑娘們說道：「是大爺吩咐帶出來的風箏，大大小小帶了好些出來。」寶釵道：「既有風箏，咱們放他上去。」王夫人對竺、鞠兩位太太道：「咱們到水閣上去坐會子，等他們放風箏。」三位太太自去閒話。寶釵道：「咱們自從那年在大觀園同林姑娘們放風箏之後，悲苦日增，從此風流雲散，再想不到如今不幸中又有此一番相聚。將來我三個人又不知是怎樣的光景，令人可歎。」探春不勝悲苦，掩面而哭。平兒笑道：「想起前情，自然要哭。論起理來，也很可不必。」寶釵道：「咱們端過兩條板橙，將風箏交姑娘們拉著，再聽平丫頭的高論。」探春點頭。

三個人坐在一條凳上，仰著臉兒，瞅著風箏。平兒道：「想起大觀園放風箏，正是極盛的時候，一天到夜，有樂無苦，想來世界上再沒有比咱們樂的人了。誰知樂盡悲來。自從姑娘們出嫁後，日見凋零，苦上頭來。最可憐的是林姑娘去世，寶兄弟出家，老太太歸天，上房失盜，鳳姐姐身故，我同巧姑娘到劉姥娘家去避難。不多兩年，接著老爺去世。可憐將一個花攢錦簇人家鬧的冰消瓦解，一敗塗地。咱們的眼淚也不知出掉了幾擔。誰知去年璉二爺又出了家去。你想想，這家人家還有個望頭兒嗎？那裡知道太太拿定主意，棄掉了榮宅並大觀園，回到金陵，重整家園，再興故業。我又想不到蒙太太恩典，托以重任。我瞧近來光景倒比當日還好，況且寶兄弟、璉二爺又皆得道成仙，三不知兒的也可以見面。想起當年今日，真是白掉了多少眼淚。」平兒正說的高興，背後一人接口問道：「眼淚掉在那兒，我代你去找。」三個人出其不意，嚇了一跳。回頭見是珍珠、惜春、修雲、芳芸、紫簫、秋瑞、掌珠，續後又來了汝湘、九如、夢玉。平兒問道：「你們多咱兒來的？悄沒聲兒的，也不言語，偏生在這兒罵你們，又叫你們聽見。」秋瑞笑道：「玉大爺帶了些風箏出來，將些家人、小子們都去滿田裡東放西放。咱們跟著老太太下了轎，才有人知道，趕著去找人，聽差的瘦子們說：『姑奶奶們在後面大院子裡放風箏。』我止住他們不許言語，剛才站住腳，珍珠姑娘就忍不住說話，你們在這兒罵也好，說什麼也好，咱們攏共攏兒總也沒有聽見。」寶釵道：「咱們聽著平丫頭說古話，聽出了神，誰知道你們都站在背後呢。」夢玉道：「這會兒讓咱們放風箏，你三個上去瞧瞧老太太再來。」寶釵點頭，探春、平兒三人上去。老太太們俱在左邊閣內，靠著窗口看那遠近農夫耕田種地。祝母見寶釵們進來，笑道：「正要來瞧你們放的風箏，只聽見滿天的風琴兒，不知那幾個是咱們的？」寶釵用手指道：「那幾個蝴蝶兒倒像是咱們的。」探春道：「那兒的話呢，這兒屋子轉了向，你就瞧見後頭的風箏。」祝母笑道：「你兩個且不用爭，我瞧了這半天，也總沒有瞧見蝴蝶風箏在那兒。」桂夫人同平兒笑道：「別說老太太找不著，連咱們也看不見一點影兒。」探春笑道：「方才是一隻大鷓鴣，他哄老太太是個風箏，我瞧見他飛下田去，那不是樹梢頭兒，又飛起來了。」眾位太太都好笑道：「怨不得，老太太滿天那兒去找風箏。」祝母大笑道：

「等著罰寶釵姑娘回家去放個風箏兒我瞧。」柏夫人道：「咱們就在這裡坐席，連他姐妹們都在一堆兒熱鬧。」祝母點頭吩咐：「對著窗口，一溜兒擺下四桌。」媳婦們擺設杯箸、果碟，著人去請大爺同各位奶奶、姑娘入席。祝母們分兩桌坐下。夢玉們俱已進來序齒而坐。祝母道：「咱們坐在这兒飲酒，好不安逸！你看那些種田的男女老少，在那泥漿子裡走來走去，這樣辛苦，可憐那裡摸得著一點兒好的到口。我常聽見各莊佃戶每年總要欠些租子，想起來他們多得一斗半鬥的，舉家歡樂，也多過幾天快活日子。像咱們家，就少了一石半石的，也餓不著誰一頓半頓，何苦呢，將他們送官追比，為這幾粒米，被他們一家子咒罵。以後將佃戶送官這條兒，竟要裁去才是。」王夫人、柏夫人們答應道：「老太太動念仁慈，真是培養子孫載福甚厚，《金剛經》所云：不住法而行佈施，就是這個道理。」

祝母們兩席上飲酒清談。寶釵們這兩席也彼此交頭接耳的，各談各人的說話。媳婦、姑娘們上菜斟酒。四桌席上正說的高興，只聽見外面廳上有個婦人在那裡大哭大喊。柏夫人忙著人去問，不一會金映的媳婦進來回道：「看莊子老蔡的大媳婦病了好一程子不能起炕，這會兒忽然下炕走出院子，要見老太太。」

老蔡媽瞧他不像個樣兒，趕忙拉住，他就大哭大喊的。聽他的說話，很不像他媳婦的口氣，倒像有什麼邪祟附著他身上。眾人

圍著不叫進來，他那兒肯依，在那兒大喊。」祝母道：「又是怪事，有什麼妖魔邪祟的要見我呢？」秋瑞道：「我去瞧瞧，是什麼邪祟。」寶釵們都要同去瞧瞧，剛走出坐位，見三多、秋雲進來回道：「聽他的說話，很像桑奶子附在他身上。」桂夫人道：「等我去看他有什麼說話。」領著一大群走出大廳，見老蔡媽拉著他媳婦，黃病懨懨，蓬頭垢面，不成人樣。各家人媳婦們將他圍住，不叫他到廳上來。桂夫人吩咐讓開，問他是誰，有什麼說話。眾人站立兩旁，老蔡的媳婦瞧見桂夫人，連忙跪下向上磕頭，哭道：「我孤身一人被義塚的那些強魂惡鬼你搶我奪，鬧的我無處安身。前日被一個週三將我霸住，藏在這門前的柳樹根下。昨日是本村土地清查，打掃地方，伺候城隍爺清明祀孤。查到這柳樹下，說週三拐帶人家婦女，將他鎖去，又要拿我，因此著急，躲在這莊門背後。剛才老太太們轎子進來，又被門神驅逐，不准躲在門後。剛遇著蔡媽出來，我躲在他衣襟底下，帶進屋去，見他大媳婦魂已離舍，陽光有限，我借他身體附著上來，見老太太磕個頭兒。謝謝我生前受的那些恩典，看看玉哥兒長的這麼大，可憐我無依無靠，被那些混帳鬼強來霸佔。求太太施恩，對老爺說：『拿個帖兒將義塚的幾個混帳鬼，送到城隍爺處，枷號起來。』我可以脫身去嫁人，不然被他們纏住著，總不能夠了結。」說畢，放聲大哭。

桂夫人聽了這些說話，又可憐又可笑，對他說道：「因你生前做事不端，以至死後才有這些鬼來纏你，既是做了鬼，還守不住，要嫁人就該早嫁，誰叫你自家引鬼上門，鬧的哩兒拉兒的惹出這些事來。後日清明，咱們宅裡的年例，分賞你們銀錢鏰紙、香燭酒飯，你候著去領，各人自找頭路，休要在這裡纏老蔡的媳婦。我看哥兒分上，明兒給你放壇儀口，超度你脫離鬼境，轉世做個好人。」眾人見老蔡的媳婦像喜歡的模樣，向上磕頭說道：「多謝太太，我就去，明日多賞我口酒兒喝喝。」說畢，睡在地上，一聲兒也不言語。老蔡媽彎著腰叫喚了幾聲，他媳婦慢慢答應，睜眼瞧見眾人，問道：「我怎麼睡在這兒？」桂夫人見桑奶子陰魂已去，吩咐蔡媽好生扶他進屋。對寶釵說：「另外賞他兩吊錢，調理養病。」老太太們正等著問話，見桂夫人領著秋瑞們一同進來，將剛才桑奶子附著老蔡媳婦身上那些說話，細細回了一遍。祝母同王夫人們十分歎息。鞠太太道：「咱們老爺從來不信是有鬼，說也不信，像這不是個活鬼嗎？想起來真是可怕。」柏夫人道：「人鬼一理，生為正人，死為正鬼。若桑奶子這樣，生是邪人，死後也就是邪鬼。」汝湘笑道：「真是一點不錯。有那無主的遊魂，餓著了急，混充些名號，去享人家的祭祀，那些就叫做冒食鬼。」祝母們不覺哄然大笑。眾人依舊坐下飲了一會，彼此談那桑奶子的鬼話。

正然說笑的高興，聽見外面又有人聲喊叫起來。芳芸笑道：「老桑不知又想起什麼說話，這人真討厭，做了鬼，還是這樣累贅。」桂夫人亦覺好笑，吩咐：「去看又為什麼？」姑娘們答應，尚未動身，見孟升的媳婦進來回道：「東莊各佃戶知道老太太在這兒，他們各家妻兒老小都來請安，擠滿了一院子，要見老太太同太太們磕頭。」平兒笑道：「老太太今日下鄉勸農，也必得叫他們插花飲酒才是。」祝母點頭道：「真個的，他們既都來瞧我，也必得賞些什麼兒才好。」探春道：「備下幾十個封兒都還未用，恐人多不夠。」寶釵道：「只要每一家佃戶賞封一個，原不必見人就賞，不過是老太太到這兒逛逛，格外的恩典。那些小人兒們，有咱們帶出來的果子，普裡普兒一分也就很好。」柏夫人點頭贊道：「寶姑娘說的甚是，竟是這樣辦法。」祝母道：「咱們吃點子飯，到廳上去合鄉里人說個野話兒，讓丫頭、媳婦們就在這兒吃飯。」桂夫人們答應。

不多一會，四席俱散，老太太們漱口、更衣、淨手，諸事完畢，都來外廳。那些佃戶家屬倒像赤子之見慈母，彼此擠做一堆，爭先拜見，滿地見人，參差亂拜。祝母看著歡喜之至。眾人拜畢，都擠在老太太面前，各人說話，也聽不出說些什麼。老太太們只好含笑點頭而已。柏夫人吩咐管家婆：「將老太太的賞封、果子分賞與各家佃戶老婆及那些小男幼女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天將傍晚，咱們回去走菜花地下，對著花柳，更有個趣兒。」祝母點頭，吩咐伺候。夢玉同奶奶們又在後面放了一會風箏，聽說老太太們業已上轎，趕著收拾，一同出來。老太太同各位太太，都在莊門等候。寶釵們陸續上轎，跟著走菜花地裡。正是：

黃雲起處飛蝴蝶，綠水生時出燕雛。

回到宅時，俱已點上燈燭。次日，柏夫人們去給尚書上墳。

二十八日清明早上，就在家祠祀祖。早飯之後，探春對秋瑞道：

「今日清明，天氣又好，我作個東兒，請咱們這些好朋友在薔薇架下做個修禊小會。」秋瑞笑道：「昨晚紫丫頭也想到這層，因是連日上墳，人多辛苦，我說過兩天咱們補作修禊會。

既是姐姐有興，我學寶姐姐寫個小啟，去各處知會。」探春大喜，取出一個白簡與秋瑞寫啟。其詞曰：

春日載揚，芬芳節序。會桃李之芳園，集良朋之燕敘。玉台留詠，情深孝穆之詞；班管催題，喜續文通之句。踏青池上，有美如花；修禊橋邊，群矜比玉。落花迤邐，蘭香原在人間；芳草迷離，金谷幾疑天上。紅樓非夢，未免相思；白晝有歌，能無惆悵？喜春風之滿座，我豈無詞？憐香霧之盈庭，誰能遣此？不須擊鉢，一任揮毫，吐珠玉於瑤箋；聯如積翠，裁錦紉於纖手。集以成章，傷已往之蘭亭，作當前之嘉會。是啟。

秋瑞寫畢，遞與探春念了一遍，不勝歎服，即交與聽差媳婦送往各處書知。先往海棠院來，誰知寶釵們都在一堆兒閒話。

見了那小啟，無不喜的手舞足蹈，連忙都寫了「知」字，命聽差的先去。海珠笑道：「可惜我不能去一樂，只好在屋裡作詩。前日老瑞那篇雅序，也不與咱們瞧瞧。今日作修禊會，更不可以不記。」修雲道：「今日這篇文章，必得是寶姐姐的大筆，方足以傳千古。」眾人不等寶釵推辭，眾口同聲說道：「修妹妹說的甚是，寶公斷不可故卻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不必諸公謬薦，我竟作王子安，任而不辭如何？但今日斷不能執筆。且等相敘之後，方能寫其風景事實。」夢玉點頭道：「此言甚是。咱們去回過老太太，就可以放心。」汝湘道：「老太太們都在看牌，咱們不用都去，只要玉大爺再同一兩個上去，說探姐姐請看花作詩會，給眾人告個假。不用攏共攏攏作一堆。」掌珠道：「很是。就是你同芳芸、玉大爺三個人上去，告了假就來，別叫咱們在這兒傻等。」汝湘、芳芸、夢玉三人點頭，離了海棠院往介壽堂來。此時，老太太同王夫人、竺、鞠兩位太太在套屋裡看牌。介壽堂是桂夫人同平兒在琴桌上下棋。夢玉三個上前站了一會，將告假之事回了桂夫人。平兒笑道：「我雖不會做詩，也要來同你們熱鬧。」桂夫人道：「你再去熱鬧，丟我一個兒找誰說話呢？那是不能的。你們也不用上去告假，一會兒我回老太太就是了。」夢玉答應。三個人下來，剛出介壽堂院門，只見一個人急急忙忙跑了過來。不知那是誰，有什麼說話，且聽下回分解。